

金屋梦

摇摇摇

摇摇中华藏典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

摇名家藏书

摇卷十六

摇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金屋梦

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官箴集要

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摇

金摇屋摇梦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民国】

摇孙静庵摇撰

【藏书导读】

《金屋梦》为《金瓶梅》续书之一，继西门庆家族破败后，金兵南下，世事沧桑，人事巨变，只有人性之恶根不断，人心之贪淫不绝。然善恶总有相报，为恶者必无善终，这便是《金屋梦》之主旨。真可谓写透世态炎凉，尽展人心叵测，于悲观的生存态度中揭示出人生的苦乐悲欢。小说文笔精辟、描摹生动，堪称是艳情文学中的一枝奇葩。

群碧楼曾藏有此书。

【名家导引】

邓邦述，字正饒，号孝先，江苏省江宁县人。他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一个大藏书家，其藏书楼名为群碧楼，在近代史上颇有名气。邓氏的藏书楼之所以取名为“群碧楼”，就是因为他收藏了两部极珍贵的宋版书：一是唐朝李群玉撰《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二是唐李中撰《碧云集》三卷。这两部书上都刻印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的牌子，陈氏是宋朝有名的刻书家，这两部书确系宋版无疑。这两部书不但因为它是宋版而可贵，还因为它们都经过了明清两朝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收藏而难得。上面钤有文徵明、金俊明、徐乾学、张隽、季振宜、冯新之、安岐、黄丕烈等人的收藏印记，确实是两部惊人秘籍。黄丕烈收到这两部书后，专门为之开辟了一个书室，叫做“碧云群玉之室”。

邓氏的藏书目录，前后编了四部，由此可知碧玉楼的藏书数量。最早的一部是《双沕居藏书目初编》一册，稿本，著录宋元本仅十二种，明本一百二十种，抄校本六十五种，清本三百六十二种。这部书目编于 1906 年，反映了邓氏

景范年以前藏书的情况。第二部书目是《群碧楼书目》初编九卷，录有宋本八百一十六卷，元本二千七百四十三卷，抄本五千余卷，明本一万五千余卷，批校本八百四十九卷，共约二万五千卷。这是他到辛亥年六月为止的藏书总目。第三部是他于景范年远月编的《群碧楼善本书录》六卷，这是著录他自辛亥以后所得到的善本书。第四部就是前面已提及的《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七卷。这是景范年卖书以后所剩下来的藏书的书目。此外，他仿莫友芝的《书衣题识》之例，也撰有《书衣题识》，其中精华皆录进了第三部书目之中了。

第二十二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摇摇休话喧哗事事难，山翁只合住深山。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云破月来花簇簇，草香溪静水潺潺。无人肯与群公道，岩桂高枝正好攀。

单表那月娘因好佛法，怀胎时就讲经听道。后来生下孝哥，就有些胎教，因此天戒不吃荤腥，时常敬奉菩萨。从四五岁，偏要买个泥佛来烧香，也学着和尚们，行那五体投地的拜佛。闲常去把土泥做个宝塔玩耍，偷把月娘的数珠带着念佛。月娘、小玉常笑他，道是个和尚托生的。那知他实在做了和尚，在观音堂出家。虽是大乱，母子拆散，被应伯爵掠卖，原是他命里该成道。不遇了大难，谁肯把儿子送入空门？单表他八岁为僧，遇着长老收留为徒弟，起个法名叫了空。这长老不是别人，就是吴月娘那一年上泰山烧香遇见的雪涧禅师。曾慧眼观见孝哥，是罗汉一转，后日该主持正觉，化他出家。月娘曾许口为愿。因此雪涧禅师乞化到此庵中，接待孝哥，一住了五年，才得遇合。这是西来大事，因缘不同小可。自那日收了空为僧，就教他念经识字，拜佛焚香，到了三年已外，了空经法俱解。教典全通，教他习学戒行，或是村市乞化，挑柴扫粪，灌菜汲水，开地锄田，了空年纪虽小，随力苦行，欢喜受教。这雪涧禅师就知他是内外圆通、戒慧具足的一个罗汉善果。后因金兵劫杀，观音堂在大路旁，不得习净，就领着了空习学行脚。行脚一年，了空

因念母亲月娘没有信息，未知乱后生死存亡，虽是出家，不可忘母，要拜别师父，回清河县来探信。就如目莲救母一般，不尽人伦，怎能成道。雪涧禅师因了空年幼，今才十二岁，如何出得门？只得再回锡仗，使了空担负衣钵，一路又到本庵。那知大兵屡过，烧得大殿皆空，把一尊大士，风雨淋湿，蓬蒿二尺余深，成了一片荒地。可怜：

摇摇瓦砾堆残，香炉欹倒。大佛头燕子衔泥，好似雪山巢灌顶；菩萨面野鸟啄粉，谁言紫竹任逍遥。路旁野菊徒空花，墙下葛藤盘夜露。

那城东有一善居士王杏庵，专好行善济人，修桥建寺。他因舍了地与薛姑子建毗卢庵，欸檀佛的功果未成，经着大乱，这些尼僧支持不住，薛姑子死后，妙趣、妙凤俱各处散了，香火全无，又招不出个僧来。那日雪涧禅师和了空挑着衣钵，到他们首化斋，王杏庵正在门首，见禅师双目垂雪，一顶圆光，领着个小头陀，赤脚挑着经担蒲团衣钵，来得有些道气，就请进客厅备斋，问道：“禅师自何方来？”禅师道：“无来无去，不定何方。”王杏庵见长老说话不俗，有些来历。家童捧出一盆白米蒸饭，两个大油饼，四碟小菜，甚是精洁。禅师盘膝坐于蒲团之上，二人用毕，又是苦茶净口。正待问讯作别，王杏庵请问：“佛法从何入门？”雪涧长老合掌当胸而说法曰：“凡学佛者，先参戒定慧三学：

一受持戒法。迷心为惑，动虑成业，由业感报，生死无穷。

二受持定法。欲除苦果，先除苦因，业分善恶，功无起灭。

三受持慧法。尘去镜明，天空自照，业尽惑除，情忘性

显。”

长老说三学已毕，居士又问：“何为四变？”雪涧禅师又为合掌而说法曰：“释氏之门，以众生广度，为报佛恩而说四变：

一佛之慈悲，变众生之暴恶。一佛之喜舍，变众生之贪吝。一佛之平等，变众生之冤亲。一佛之忍辱，变众生之嗔害。”

长老说四变已毕，居士又问：“何为渐次？”长老说曰：“从渐入顿，从次入圆，功到自成，瓜熟蒂落。”

又问：“何为四断？”“不去淫，断一切清净种。不去酒，断一切智慧种。不去盗，断一切福德种。不去杀，断一切慈悲种。”

长老说四断已毕，居士又问：“何为坐禅？”长老合掌而又说偈曰：“心光虚映，体绝偏圆。金波匝匝，动寂常禅。念起念灭，不用止绝。任运滔滔，何曾起灭。起灭既望，现大迦叶。坐卧住行，未常闲歇。禅何不坐，坐何不禅。了得如是，是号坐禅。”

长老说坐禅已毕，居士又问：“何为心观？”长老合掌而说心观曰：

“《楞严》云：诸法所生，惟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欲言心有，如筌篥声，求不可见。欲言心无，如筌篥声，禅定即响。不有不无，妙在其中。”

又说偈曰：“诸佛从心得解脱，心者清净名无纒。五道鲜洁不受色，有解此者成大道。”

长老说法已毕，居士五体投地，愿拜弟子受戒。因说：“此处有毗卢庵，自经兵火，无人居住，情愿留师供养，就

在村前大树林边，请老禅师随喜。”这雪涧长老仗锡前行，了空后随，出了村不上半里地，果然一座草庵。但见：山门倒锁有云封，香积荒残无月照。王杏庵取锁匙开了门，只见前殿韦驮，中殿毗卢佛檀香像还没完工，前厨后园，菜畦井水，十分方便。虽方丈烧毁，尚可整理。王杏庵说：“如果弟子有缘，老师肯住，情愿把家财舍了，修完佛事。”向佛前韦驮、灶神参拜了。居士又替长老问讯皈依。也是了空的旧愿，月娘舍了那一百八颗胡珠在此，该了此善缘，自然佛力护持，韦驮接引，还来毗卢庵修行。这王杏庵传起旧日檀越众善男信女，知道招了一位有道德的高僧在此。那旧日住的妙趣，因庵上无人，往城里王姑子庵去了，正愁无人看守佛事，一闻此信，大家送米面油薪。又招了一个道人做火头。这长老和了空不消三日，打扫前后，洁净如新。开园种菜，扫地焚香，闲来和了空讲法传宗不题。

却说这玳安自东京寻月娘不见，回来了又到临清闸上，问汴梁来的官船，全没有信。过了一日，才知金兵从山东下来，要截船抢这宫人，因此改了路，从小河由湖荡上淮安去了。想是大娘在船上，不得上岸，又随着官船上了南京。又没个音信，往那里找？等几时问这官船的信，几时到淮安，好往南京一路找将去。且在宅子里打混着，东问西问，再不得个真信。那日要寻妙趣，问问大娘几时和他分手，走到毗卢庵来，进的山门，只见个老和尚在地下晒干菜，一个小沙弥在殿上扫地，收拾得光光净的。才知道这庵子另招了和尚，不知妙趣那里去了。见了长老问讯了，问道：“这庵上原是尼姑，如今那里去了？”长老回道：“俺是新到的，没见甚尼姑，只是个空庵子。”说着晒菜，全不理他。玳安走

得乏了，在前厅台基上坐着，要口凉水吃。长老叫了空取碗水与走路的居士。那了空用盘子捧着碗水，送到面前。玳安接来吃了，了空着眼上下看玳安，像有些认得。玳安也看这小和尚，有些熟识，认不出来，问道：“老师父原是那里人？这小师父说话像这里人声音。”长老说道：“贫僧是四川人，在泰山后石洞住了四十年，来这城东五十里外观音堂舍茶。我这徒弟就是这里招的。”玳安又问道：“他是那里人？”了空在旁笑着道：“你管他做甚么？”长老道：“也是你贵县人，从前年金兵抢城，和他母亲失散了，着个人送到我庵里来，再记不得那个人是谁，他年纪才七岁，那里记得去。他说母亲姓吴，父亲是千户官，不在了，是大人家，今年十一岁，常要去找他娘去。”只这一句话，才提起西门家官职，失散的原因。玳安忙上前一看：“你不是孝哥么？”了空失散时七岁，玳安日日背他，也还略记得模样，上前一看道：“你不是玳安么？”两人抱头而哭。这才是主仆相逢佛力大，乱离重遇世间稀。

长老见他主仆悲泣，甚是慈悲。喜他是主仆重逢，高声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替他焚了一炷香。了空、玳安拜佛已毕，就问母亲并小玉的信。玳安细说一遍，说：“往东京去找你不见，又回不得家乡，在给孤寺住了二年，幸遇翟太爷送了盘费，搭着送太后的船上来。不料金兵要截船，不敢到临清，只半路上小河口进淮河往南京去了。这又是半年，打探不出个信来，这是薛姑子家，你就忘在这方丈住了一月？”那了空道：“俱不记得了。只记得你背着我躲兵，和那走路的人，不知姓甚么。你不见了，他就把我送在庵上。”这里各诉衷情，悲而且喜不题。

天色已晚，忽然狗叫，有两个人投宿，都是背着褡囊雨伞，远行的光景。长老问他那里来的，原来是两个南兵的打扮，从南京下文书，要上山东去。因来村里访朋友不在了，天晚没处去，来庵里寻个宿处。长老道：“我新到的，不敢留众，没有甚么款待，权住在这韦驮殿里罢。”两人说道：“俺自有干粮，只吃口热水，这里宿极好。”就住下了。玳安和他坐着闲问道：“这皇帝在南京，不回汴京了？”那人道：“如今还嫌南京近，怕金人过江，要上杭州建都呢，还敢回东京么。”玳安又问道：“东京孟太后不知几时到南京？这里金人立了皇帝张邦昌，还回东京来么？”那人道：“一到就贬了，押着往江西去，还怕不得干净。将来有拿问的意思，我们就是张老爷座船上的兵。如今都发在镇江水营里，是都统制韩世忠老爷镇守，好不利害。如今奉将爷的令，来山东下文书。又听得金兵有过江来的信，不知虚实。”这玳安才想起月娘的信，此人必定知些去向，忙问道：“那东京送太后的船上宫人们极多，还有许多载带的妇女们，后来到南京么？”那人道：“只到了清江浦关上。把官船上宫人们点了名册，一切闲人俱赶上岸。怕带过奸细去，那里肯容他上南京？都在淮安府，各人另写载船罢了。”只这几句，玳安和孝哥喜之不尽，道：“这是实信么？”那人道：“我们奉将爷的令，亲上船把这些搭载男女们都赶下来的，怎么不真？”两人各自宿去了。这里玳安、孝哥商议，要上淮安府探信：“不过一千里的路，如今哥又出了家，我戴起个道士包巾来，和你带个木鱼，那里不化了去？只化着饭吃，就找出信来了。”大家欢欢喜喜宿了一夜。

了空次日稟知雪涧长老道：“弟子蒙师父数年诱出迷津，点归觉路，真万劫难逢，本该追随法座，图报师恩，奈一时闻了母信，寸心如焚，又逢旧人，急欲一寻。万望师父慈悲，放行勿留。”雪涧和尚笑道：“因缘也到，我怎么留得你住？但你此去，要过爱河欲海，必须牢牢把持。倘逢冤藤孽葛，定要一一芟除。然后龙珠会合，佛性光明。我有八句偈言，你须切记在心，自有应验。”因说道：

“明日谁伴，芦花独寻。衲破珠还，海潮有音。虎穴见佛，鸳帐止淫。消愆释罪，莲净梅心。”

了空闻言，不觉心地洒然，因再拜领受。即忙拜了菩萨，别了师父，拿了木鱼，玳安也将蓝布二尺做个道士包巾，挑着一个道士蒲团，两件旧衲衣，一主一仆上路而去。正是：世乱年荒，有路但来凭梦寐；蓬飘梗断，无家何处问庭帙。

不知母子何日相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美偿美两场大棍 债还债一叶扁舟

摇摇秦淮明月楚江秋，往事空悲碧水流。啼雁自鸣三月柳，飞花常送五湖舟。谁家羌笛梅先落，处何秦筝雁不留。忍向钟情桃叶渡，香花片片过溪头。

单表这翟员外因迷恋银瓶姿色，不惜千金结欢了李师师，招在家中，每日花攒锦簇，醉舞娇歌。常言道，佳人有意郎君俏，红粉无情子弟村。这子弟行中鸨儿爱的是钞，粉头爱的是俏。假如潘驴、邓小闲一件不全，也不是嫖客，何况这翟员外只有了两个字。那银瓶少年喜的风流乖巧，翟员外几个憋钱那里看得上。虽是勉强陪他来坐坐，不住的往后园里走，或是过夜，到了床上就推说是心疼，把脸朝里睡去了。常是这等睡到半夜，就走进去不出来了。要是别家巢窝就是骂捣子打粉头，做些硬势好使他怕。这李师师是有名花魁养就的门面。谁敢往下看他？况这翟员外使过千金财物，偏要在人面前支架，卖弄这银瓶怎样和他抓打拿情，就死也不肯说嫌他的话。常言道子弟使了昧心钱，又道年久子弟变成龟。他就明看出几分破绽，和玉卿勾搭，也只道是帮闲的来凑趣，先拜认的姊妹，一字也不疑，只落到别人吃馒头他管烧火。后来郑玉卿见银瓶辞的他不像体面，到了后园阁子上，劝银瓶道：“你还俯就他个体面，咱好行走。弄得他淡了，生起疑心醋起来，咱倒不便。”那银瓶是没良心的女儿，那知巢窝里拿抓孤老的手段，他蹙着眉儿道：“看他那

个脸蛋子，生迳碜煞人。一个嘴唇，不知多大，常来人脸上，怪毛瞪瞪的，一口蒜气，倒着人恶心半日。随他怎么，我去睡不成！”到了七月初八日，是翟员外的生日，李师师家设了四席酒，叫了一班小优儿，请的是这些帮闲子弟，叫丫头们先陪着斟酒。到了月出时候，李师师和银瓶打扮得和素娥相似，方才出来把盏入席。把大门锁了，把桌面移到堂前，加添换的酒果。先是银瓶送了客的酒，到了翟员外的酒，他偏不送，就送师师的酒。玉卿一齐插口道：“这才是两口儿，偏俺们就外客。”师师笑道：“熟不讲礼，姑娘到房里下个私礼儿罢。”大家笑了。那小优儿一个是箏，一个是琴，唱了一套《锈带儿》：

摇摇〔锈带儿〕金盏小，把偌大闲愁向此消，多情常是无聊。暗香飞何处青楼，歌韵远一声苏小。含笑，倚风无力还自娇。好些时吹不去，彩云停着。

〔降黄龙〕心焦，难听他绿惨红消。为他半倚雕栏，恨妒花风早。倩盈盈衫袖，倩盈盈衫袖，把玉山扶倒。恁多情。似伊风流年少。暮云飘，寸心何处，一曲醉红绡。

直吃到三鼓，众客方散。翟员外余兴未尽，指望移席到他卧房，和银瓶挨肩迭膝，倚着偎着一递一口儿亲近玩耍，也不枉了我费这些钞。谁想银瓶陪完了席，只想着郑玉卿没和他叙旧情，闷闷不足。一直到了后园阁子，开放月窗，拿起琵琶，唱一套《忆阮郎》：

摇摇〔玉交枝〕烛花无赖，背银缸暗摩瑶钗。待玉郎回抱相偎爱，颦姐掩袖低回。到花月三更一笑回，春宵一刻千金债。挽流苏罗帏颤开，结连环红襦袄解。

[前腔]惊鸾凤骇，误春纤钿着香腮。护丁香怕折新蓓蕾，道得个豆蔻含胎。他把玉侵香怎放开，俺尤云缸雨权耽待。吃紧处花香几回，断送人腰肢几摆。

翟员外独坐烛下，长叹一声，觉得好没滋味。因房里没人服侍，师师拨了樱桃来侍侯姑爷，就来替他铺床。翟员外问道：“你姑娘那里去了？”樱桃道：“姑娘身上不净，向后房里洗浴了才出来。”这员外欲火烧身，淫心四溢，看见樱桃虽没甚姿色，打着个髻儿，头发剃到口角儿，穿着青罗衫儿，月白绉纱裤儿，小小红鞋儿，一时动兴，把樱桃按住。那丫头又不肯依，当不起那翟员外粗大有力，挣不起来。就剥下底衣，分开玉胯，直捣中间。那樱桃原被银瓶撮拥上，着玉卿偷了二次，不曾经大创，不觉哀苦告饶。怎禁得起他恣情抽送，弄得晕了半日方泄。樱桃怕银瓶知道，故又不敢说，只得抹了血迹，一溜烟走了。正是张生不得莺娘意，借着红娘且解馋。

原来郑玉卿和银瓶约下，叫他在后园等他，因此银瓶不肯出去陪翟员外，弹着琵琶道个信儿。玉卿伏在河崖柳阴下听那琵琶声，知道银瓶在阁子上等他。趑到园边，有个短墙儿，跳过来，悄悄到阁子上，见银瓶还没睡哩。上得胡梯，就咳嗽了一声。银瓶知道，忙把灯吹灭了。上得楼来，二人同心密约，再没别话。把银瓶抱起，自后而入，觉松美异常。知道深夜无人，因此慢送轻迎，各人尽兴而止。

却说樱桃被翟员外弄怕了，走到师师院子，还没睡哩。师师问道：“姑娘在前头和你姑爷吃酒哩？”樱桃把嘴角突着道：“没在前头，往阁子上去这一会了，他不出来，叫人家麻烦我。”师师道：“一个大生日子，不陪他在身边，却

来自己睡，不惹得姑爷怪么？”说着话往园子里走。到阁子边，见把门掩着，有人在上面说话哩。师师站着了脚。只听见银瓶道：“咱两个的事，休教妈知道，若知道，你就不好来了。你也来得勤了些。”郑玉卿道：“你放心，不妨事，他老人家已是先收了我的投状了，那一夜在书房里，把他弄个死，哄得他进去了，我才来你阁子上来。他就知道，也不相干。”又夸师师的床上好风月，怎么样玩耍。师师听到此处，不觉伤心大恨，心里想道：“这小厮把银瓶耍了，还拿着我卖风情！”就悄悄的回来，叫起七八个女人，拿着大棍门栓，藏在园里，才大叫：“阁子上是谁人说话？”吓得玉卿穿衣往外走不迭。才待扒墙，被这些女人们上去一顿棍棒，没头没脸打个鼻青眼肿，才放条路越墙去了。从此吩咐家人，再不许郑玉卿进宅子了。师师才上的阁子上来，把银瓶大骂一顿，还要拿鞭子来打，吓得银瓶跪在地下，不敢言语一声。师师道：“我这样抬举你一场，反背地偷汉子，拿着我垫舌头儿。好不好我剥了你的衣裳，叫你和巫云这般儿去站门子，不拘甚么汉子，给我挣钱养汉。”银瓶只是哭道：“娘教我知道了。”师师骂到四更时候，才下阁子去。使两个丫头守着银瓶睡不题。到了天明，嚷得满院子知道了，说是园里有贼，亏得知觉赶散了。翟员外虽不做声，也放在心里。从古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玉卿和银瓶勾搭了一年，这些粉头也都看破几分。玉卿和师师有些连手，谁敢说他？又见银瓶把头上赤金簪子和珠子成包家给他装在盒里，也都不平。

那日合当有事。翟员外到八月十五日，又请他帮闲兄弟吃酒。见郑玉卿净手，一个小红葫芦儿金线结的，原在银瓶

抹胸前，却怎么在他腰里？十分疑惑。翟员外因银瓶不奉承他，也久有不快，掀起玉卿裙子，装看荷包，轻轻的一手揪下来，只吊了根绳儿在裙带上。玉卿忙来夺，只是不放手。玉卿怕翟员外心疑，就放下手来道：“哥你明日不还我，管情拿你件好东西来换了。”大家散了，员外回到卧房，见银瓶不在，使樱桃叫两三遍不出来。员外十分不快，使樱桃禀妈妈去。这银瓶从犯事以后，也不敢十分拒绝翟员外，自知自愧，出来几遭，只是勉强，全无实境。那翟员外得了红葫芦，在灯下看着银瓶道：“我有一件东西，是一个人送你的。”银瓶不知道，只道是好话，问道：“甚么物？”翟员外取出红葫芦来道：“你的物儿，怎生送郑玉卿了？你家拿着我装幌子，你可养汉。”把那红葫芦照脸一摔。银瓶道：“这件东西就没有一模一样的。怎么就执着是我的？”翟员外恼了，把抹胸掀起来道：“是不是系这个去处？因什么没了？”把银瓶打了两个巴掌，险不跌倒地下。拿起一根拴门的棍子，一下踩倒，打了几十下。亏了樱桃拉开。银瓶哭着往后房去了，翟员外怒气冲冲的叫开大门，和小厮往他家睡去了不题。

从来乐极生悲，甜中生苦。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世间都是这等变化不常的，月明还有亏缺时，何况这世事人心，那有沙糖到底的。这翟员外走到他宅子里，寻思着恼了一夜，才知道玉卿串通鸽子着我使憨钱，他做了嫖客。这不是俺卖酒他先醉了。次日请了孙寡嘴来告诉，要着他上李师师家说话，“我陪着一二千银子，不得和老婆睡一夜，到贴了别人，我当着个不要宿钱的忘八。不如看个日子抬了我家里来罢，可不容见客了。如今弄得又不像婊子，又不像良